



世說新語補卷第十九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張文柱 校注

輕詆下

世說新語補卷第十九

雙珠

孟昶
孟顓

會稽太守孟顓事佛精懇而為謝靈運所輕南史

曰孟顓字彥重平昌安丘人衛將軍昶弟也昶顓並美風姿時人謂之雙珠昶貴感顓不就辟

昶死後歷侍中謝嘗語顓曰得道應須慧業文

卒於會稽太守謝嘗語顓曰得道應須慧業文

人卿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勤布

功行是欲生天者也明心見性直下作佛積

是欲成佛者也康樂自恃慧解故以譏顓顓深

恨此言

顏延之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休上人制作委

巷間歌謠耳方當誤後生宋書曰沙門惠休善

厚世祖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詩品

曰惠休淫靡情過其才世遂匹之鮑昭忠商周

矣羊曜璠云是顏公忌

昭之文故立休鮑之論

謝宣映南史曰謝絢字宣曾於公坐戲調其舅

素湛南史曰湛字士深陳郡陽夏人祖軌晉歷

從外祖謝安所知安以見子玄女妻焉宋

武帝起兵以從征功歷仕至太尉司空湛甚

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汝今復來加我可

謂世無渭陽情也宋書曰景重是王胡

丘車騎南史曰丘靈鞠吳興烏程人祖系秘書

文州辟從事卒常在沈深坐與武康人三子淡

官車騎長史腰鼓兄弟深歷御史中丞見王文憲詩沈

腰鼓兄弟

士

卷九

二

曰。王令文章大進。丘曰。何如我未進。

張敬兒拜車騎將軍。南史曰。敬兒。南陽冠軍人。父醜。敬兒少便弓馬。有膽氣。王休祐鎮壽陽。求善騎射士。敬兒應選。見寵為長。兼行參軍。屢立戰功。遷車騎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敬兒始不識書。為方伯。乃學讀孝經論語。徵護軍。乃於密室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仰。妾侍

王敬則戲之。呼為褚彥回。時咸推褚彥回。風度詳雅。敬則以敬兒武臣。寵

敬兒曰。我馬上得之。終不得。故以彥回為戲也。

得作華林閣勳。南史曰。敬則在宋。與壽寂之。殺後廢帝於華林園。

劉中郎性韻剛疎。輕言肆行。南史曰。劉祥。字顯。好文學。性韻剛疎。建元中。為正員郎。後為臨川王驃騎從事中郎。一日。遇褚司

徒淵入朝。以腰扇障日。中郎從側過。曰。作如此

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褚曰。寒士不遜。中郎

曰。不能殺袁粲。安得免寒士。袁粲。劉秉也。按南史。蕭道成既弑蒼

梧王。以太后令。召袁粲。褚淵。劉秉。會議。迎立安成王。粲秉密謀。誅道成。事敗。皆死。道成受宋禪。

王負南史曰。負。字道明。景文兄子也。仕宋為侍中。尚書。齊武帝以負宋室外戚。疑有異志。王晏叩頭保之。永明中。累遷尚書僕射。初拜僕射。劉顯徵與負子

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劉曰。驢汝好為

之。如汝人。相皆已令僕矣。南史曰。祥著連珠十首。以寄懷。其譏議

士。說南。卷之五。三。

世言補 卷十九
者云。希世之寶。違時必賤。偉俗之器。無聖則淪。是以明玉黜於楚岫。章甫窮於越人。

徐常侍也。聘齊時。魏收文學。北朝之秀。收錄其

文集以示徐。令傳之江左。徐速濟江沉之。曰。吾

為魏公藏拙。

庾信至北。周書曰。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祖

邁。博覽羣書。仕梁為散騎常侍。聘於東魏。文章

辭令。盛為鄴下所稱。元帝即位。來聘於周。遂留

長安。歷仕至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信雖位

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作哀江南賦。以致意。

唯愛溫子昇寒山寺碑。後還。南人問北方何如。

信曰。唯寒山寺一片石堪共語。餘若驢鳴犬吠。

耳。北史曰。溫子昇字鵬舉。太原人。世居江左。祖

恭之。避難歸魏。家於濟陰。冤句。父暉。兗州左

將軍。長史子昇博覽百家文章。清婉。初為廣陽

王客。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見而善之。曰。溫生

是大才士。年二十二。射策補御史。歷中書舍人。

散騎常侍。陽夏守傅。擢使吐谷渾。見其國主牀

頭有書數卷。乃子昇文也。濟陰王暉業嘗云。江

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

子昇足以陵顏。輒謝舍任吐沈。

江從簡。南史曰。革少子從簡。少有文才。何敬容

採荷調刺之。為時所賞。官至司徒。是光祿革子。

從事中郎。侯景亂。為任約所害。梁書曰。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祖齊之。宋金部

郎。父柔之。齊倉部郎。革早有才思。六歲便屬文。

仕至光祿大夫。小時有文情。作採荷調以刺何敬容。曰。

欲持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持荷作鏡。荷暗本無光。敬容不覺。唯歎其工。

劉晝作六合賦。自謂絕倫。以呈魏收。收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甚於文。晝大忿。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疥

駱。馳伏而無媻媻。後魏書曰。劉晝本大儒。舉秀才入京。考策不第。方復緝綴。詞藻言甚俚拙。作賦一首。以六合為名。自謂絕倫。

崔信明嘗自矜其文。謂過李百藥。唐書曰。信明青州益都人。

祖緇北海郡守。信明博聞強記。下筆成章。高孝基謂人曰。信明才學富贍。但恨位不達耳。大業

中為堯城令。寶建德。僭號。隱於太行山。鄭世翼遇之江中。謂信明

曰。嘗聞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

出眾篇。世翼覽未終篇。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

水。引舟逕去。唐詩紀事曰。鄭世翼滎陽人。武德時為揚州錄事參軍。以言忤物。貞

觀中。坐怨謫。流死雋州。

狄仁傑為相。有盧氏堂姨。居午橋別墅。仁傑伏

臘脩禮甚謹。嘗雪後休暇。候盧氏適見表弟。挾

弧矢。携雉兔歸。羞味進於堂上。顧揖仁傑。意甚

輕傲。仁傑因啓曰。某幸為相。表弟有所欲。願悉

力從其請。姨曰：吾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如王仁

傑，慚而去。唐書曰：仁傑，字懷英，太原人。神功元

年拜鸞臺侍郎。中宗在房陵，仁傑每

奏對，無不以母子恩情為言。后

省悟，召還。中宗反正，追贈司空。

盧藏用初隱終南少室二山，時有意當世，人目

為隨，駕隱士。晚年乃徇權利。唐書曰：藏用，字子

之姪孫也。少以辭學著稱，隱居終南山，有貞儉

之操。及登朝，趨趨詭佞，專事權貴，以此獲譏於

世。官至工部侍郎。尚書右丞。司馬承禎將還山，藏用指終南

曰：此中大有佳處。關中記曰：終南太乙左

承禎

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唐詩紀事曰：承

禎，字子微，事潘

師正，傳辟穀，導引術。睿宗、明皇

累召至京師，卒，贈正一先生。

嚴武以世舊待杜甫甚善，甫性偏躁傲誕，嘗醉

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元稹作子美

侯杜氏，十世而生。審言善詩，官膳部員外郎。審

言生開，開生甫，字子美。天寶中，獻三大禮賦，明

世說補

卷六

五

世說補

卷六

六

世說補 卷六
虎鬚合坐皆笑以彌縫之武母
恐害賢良遂以小舟送甫下峽

韓愈唐書曰愈字退之昌黎人幼刻苦學儒大

之述作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愈從其徒遊嘗

銳意鑽仰欲自振于一代官至吏部侍郎嘗

語李程唐書曰程字表臣隴西人貞元中進士

然性放蕩不脩曰崔丞相直是聰明過人李曰

儀檢物議輕之何處是過人者答曰共愈往還二十餘年不曾

說著文章唐書曰崔羣字敦詩貝州武城人未

擢甲科輔器遂

杜少陵宿龍門詩云天闕象緯逼王介甫改闕

為闕黃山谷對眾極言其是劉貢父聞之曰直

是怕他西郊野叟庚溪詩話曰杜子美遊龍門

此寺在洛陽之龍門按韋述東都記龍門號雙

闕以與大內對屹若天闕然此詩天闕指龍門

也後人謂其屬對不切改為天關王介甫改為

天闕蔡興宗又謂世傳古本作天關用莊子用

管闕天為證以余觀之皆臆說也且天闕象緯

逼雲卧衣裳冷迺此寺中即事耳以彼天闕之

高則勢逼象緯以我雲卧之幽則冷侵衣

裝語自混成何必屑屑較瑣碎失大體哉

郭昱狹中詭僻登進士耻赴常選獻書於宰相

趙普自比巢由朝議惡其矯激故久不調後復

伺普望塵自陳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由

世說補

拜於馬首東都事畧曰趙普字則平幽州薊人

累官中書令

張文潛嘗問張安道

張文定公稟誌曰公諱方平字安道揚州人也仕至

參知政事極言王安石不可用會安石執政力求補外元祐初以太子太保致仕司馬

君實

司馬光別見

直言王介甫不曉事是如何安道

云賢只消去看字說文潛云字說也只是二三

分不合人意安道云若然則足下亦有七八分

不解事矣

王安石進字說表曰蓋聞物生而有情情發而為聲聲以類合皆足相知

人聲為言述以為字字雖人之所制本實出于自然故上下內外初終前後中偏左右自然之

也發歛呼吸抑揚合散虛實清濁自然之聲也

可視而知可聽而思自然之義也以義自然故

儒聖所宅雖殊方域言音乖離點畫不同譯而

通之其義一也道有升降文物隨之時變事異

書名或改原出要歸亦無二焉乃若知之所不

能與思之所不能至則雖非即此而可證亦非

舍此而能學蓋惟天下之至神為能究此臣頃

御燕間親承訓教抱病負憂久無所成雖嘗有

獻犬懼胃澆退復自力用忘疾憊咨諏討論博

盡所疑冀或涓塵有助深崇謹

假譎

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為遊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呼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

劉云倉卒出此又

劉云華池解渴之
妙存想有功

高文字中留此
夜哭

出觀。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
枳棘中。紹不能得動。復大呌云。偷兒在此。紹惶
迫自擲出。遂以俱免。曹瞞傳曰。操。小字阿瞞。少
好譎詐。遊放無度。孫盛雜
語云。武王少好俠。放蕩不脩行業。嘗私入常侍
張讓宅中。讓乃手戟於庭。踰垣而出。有絕人力。
故莫之能害也。

魏武嘗行役失汲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
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
此得及前源。

魏武常言人欲危已。已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

曰。汝懷刃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

汝但勿言。其使無他。當厚相報。執者信焉。不以

為懼。遂斬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為實。謀

逆者挫氣矣。曹瞞傳曰。操在軍。廩穀不足。私語
主者曰。何如。主者云。可以小斛足

之。操曰。善。後軍中言操欺眾。操題其主者背以
狗。曰。行小斛。盜軍穀。遂斬之。仍云。特當借汝死
以厭眾心。其變
詐皆此類也。

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

覺。左右宜深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

之。因便斫殺。自爾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袁紹年少時。曾遣人夜以劍擲魏武。少下不著。魏武揆之。其後來必高。因帖卧牀上。劍至果高。按表曹後由鼎時。迹始攜貳。自斯以前。不聞讐隙。有何意故。而刺之以劍也。

王大將軍既為逆。頓軍姑孰。晉明帝以英武之才。猶相猜憚。乃著戎服。騎巴寶馬。齎一金馬鞭。陰察軍形勢。未至十餘里。有一客姥。居店賣食。帝過惕之。謂姥曰。王敦舉兵圖逆。猜害忠良。朝廷駭懼。社稷是憂。故劬勞晨夕。用相覘察。恐形迹危露。或至狼狽。追迫之日。姥其匿之。便與客

王云惕字無謂恐是詞字誤耳

姥馬鞭而去。行敦營。匝而出。軍士覺曰。此非常人也。敦卧心動。曰。此必黃須鮮卑奴來。命騎追之。已覺多許里。追士因問向姥。不見一黃須人。騎馬度此邪。姥曰。去已久矣。不可復及。於是騎人息意而反。異苑曰。帝躬往姑孰。敦時晝寢。卓然驚悟。曰。營中有黃頭鮮卑奴來。何不縛取。帝所生母荀氏。燕國人。故貌類馬。

王右軍年減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眠。大將軍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論事。晉陽秋曰。鳳字世儀。吳嘉興尉子也。姦慝好利。為敦鎧曹參軍。知敦有不臣心。

因進說。後都忘右軍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右軍覺。既聞所論。知無活理。乃剔吐。汗頭面被褥。詐孰眠。敦論事造半。方意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從橫。信其實孰眠。於是得全。于時稱其有智。按諸書皆云王允之事。而此言

疑之。

温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唯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屬公。覓婚。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壻難得。但如嶠比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

此明知後

活。便足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卻後少日。公報姑云。已覓得婚處。門地粗可。壻身各宦。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按温氏譜。嶠初取高平李暉女。中取瑯琊王詡女。後取廬江何邃女。都不聞取劉氏。便為虛謬。谷口云。劉氏政謂其姑爾。非指其女。姓劉也。孝標之注。亦未為得。玉鏡臺是公

為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王隱晉書曰。建

現假守左司馬。都督上前鋒諸軍事。討劉聰。晉陽秋曰。聰一名載。字玄明。屠各人。父淵。因亂起嗣業。

劉云真有如此強
口者世說難斷然
種之精

范玄平為人好用智數。而有時以多數失。會嘗
失官。居東陽。桓大司馬在南州。故往投之。桓時
方欲招起屈滯。以傾朝廷。且玄平在京。素亦有
譽。桓謂遠來投已。喜躍非常。比入至庭。傾身引
望。笑語歡甚。顧謂袁虎曰。范公且可作太常卿。
范裁坐。桓便謝其遠來意。范雖實投桓。而恐以
趨時損名。乃曰。雖懷朝宗。會有亡兒。瘞在此。故
來省視。桓悵然失望。向之虛佇。一時都盡。中典書曰。
初桓溫請范汪為征西長史。復表為江州。並不
就。還都。因求為東陽太守。溫甚恨之。汪後為徐

州。溫北伐。令汪出梁國。失期。溫挾憾。奏汪為庶
人。汪居吳。後至姑孰。見溫。溫語其下曰。玄平乃
來見。當以護軍起之。汪數日辭歸。溫曰。卿適來
何以便去。汪云。數歲小兒喪。往年經亂。摧瘞此
境。故來迎之。事竟去耳。
溫愈怒之。竟不肖意。

諸葛令女。庾氏婦。既寡。誓云不復重出。此女性
甚正彊。無有登車理。恢既許江思玄婚。乃移家
近之。初誑女云。宜徙。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
在後。比其覺。已不復得出。江郎莫來。女哭詈彌
甚。積日漸歇。江彪暝入宿。恒在對牀上。後觀其
意轉帖。戲乃詐厭。良久不悟。聲氣轉急。女乃呼

子云此政不究頭
市氣

則云二人元知舊
義之非故共謀過
江不用此義愍度
後遂仍用舊義為
人講以得食故識
之
王云曰悟晉人清
嚴堅義心是救飢

婢云喚江郎覺江於是躍來就之曰我自是天
下男子厭何預卿事而見喚邪既爾相關不得
不與人語女默然而慚情義遂篤葛令之清英
必不肯背聖人之正典習蠻夷
之穢行康王之言所輕多矣

愍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僮道人為侶謀曰用
舊義往江東恐不辦得食便共立心無義既而
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講義積年名德沙門題
才鑿清出孫綽愍度贊曰支度彬彬好是拔新
俱稟昭見而能越人世重秀異咸競爾珍孤桐
暉陽浮磬泗濱後有僮人來先道人寄語云為我致意

愍度無義那可立

舊義者曰種智有是而能圓
照然則萬累斯盡謂之空無

常住不變謂之妙有而無義者曰種智之體豁
如太虛虛而能知無而能應居宗至極其唯無
乎治此計權救饑爾無為遂負如來也

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當年長而無人與婚
孫興公有一女亦僻錯又無嫁娶理因詣文度
求見阿智既見便陽言此定可殊不知人所傳
那得至今未有婚處我有一女乃不惡但吾寒
士不宜與卿計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啓
藍田云興公向來忽言欲與阿智婚藍田驚喜

死諸葛走
生仲連
死姚崇算
生張說

族無類矣。若顧此當錄玩用致之。仍以神道碑
為請。既獲其文。登時錄進。先礮石以待。至便鑄
刻。張丞相見事常遲。數日之後。必當有悔。若徵
碑文。以刊削為辭。當引視鑄石。仍告以聞上。崇
沒。張果至。目其服玩者三四。崇家悉如崇戒。不
數日。文成。叙致該詳。時謂極筆。其畧曰。八柱承
四時成歲。亭毒之功全。數日。果遣使取本。以為辭未周密。
欲加刪改。姚氏諸子引使者視其碑。仍告以奏
御。使者復命。張悔恨撫膺曰。死姚崇能算生張

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遠矣。

唐書曰。崇長子
彛。光祿少卿。次

子昇。坊州刺史。少子奕。
禮部侍郎。尚書右丞。

秦會之夫人常入禁中。

宋史曰。秦檜字會之。江
寧人。靖康元年。金兵陷

汴。二帝北遷。以御史中丞從。與其酋撻懶善。倡
割地之議。乃縱之。使與其妻王氏航海奔行在。

高宗召見。與議國事。大奇之。馴加褒擢。參
大政。力主和議。廷臣異已者。皆斥逐之。顯仁

太后。宋史曰。章賢妃。高宗母也。從上皇
北遷。迎還。居慈寧宮。崩。諡曰顯仁。言近日

子魚大者絕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

進。歸告會之。會之咎其失言。與館客謀。進青魚

百尾。顯仁拊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西湖
志曰。

憲聖召檜夫人入禁中。賜宴進淮青魚。憲聖顧問夫人曾食此否。夫人對曰。食已久。視此更大。容翌日供進。蓋檜方秉權。諸道諂奉。踰于上貢也。夫人歸以語檜。檜恚之曰。夫人不曉事。翌日遂易糟鱓魚大者數十枚以進。憲聖咲曰。我固道無此大青魚。夫人誤認耳。

黜免

蜀先主銜張裕不遜。兼忿其漏言。

蜀志曰。張裕字南和。蜀郡

人。明曉占候。而天才過於周羣。嘗私語人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寅卯之間。當失。人密白其言。下獄。將後魏氏之立。先主之薨。皆如裕所刻。

誅之。諸葛武侯表請其罪。先主答教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鉏。

蜀志曰。裕甚精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於地也。

諸葛玄在西朝。少有清譽。為王夷甫所重。時論亦以擬玉。後為繼母族黨所讒。誣之為狂逆。將遠徙。友人王夷甫之徒詣檻車與別。玄問朝廷何以徙我。王曰。言卿狂逆。玄曰。逆則應殺。狂何所徙。

桓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

荆州記曰。

峽長七百里。兩岸連山。畧無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清遠。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

斷公聞之怒命黜其人

殷中軍被廢在信安終日恒書空作字揚州吏

民尋義逐之竊視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晉

秋曰初浩以中軍將軍鎮壽陽羌姚襄上書歸

降後有罪浩陰圖誅之會關中有變符律死浩

偽率軍而行云脩復山陵襄前驅琬遂反軍至

山桑聞襄將至棄輜重馳保譙襄至據山桑焚

其舟實至壽陽畧流民而還浩士卒多叛征西

温乃上表黜浩撫軍大將軍奏免浩除名為民

浩馳還謝罪既而

遷于東陽信安縣

殷中軍廢後恨簡文曰上人箸百尺樓上僂棟

將去續晉陽秋曰浩雖廢黜夷神委命雅詠不

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戚外生韓伯

始隨至徙所周年還都浩素愛之送至水側乃

詠曹顏遠詩曰富貴它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

下其悲見于外者唯此一事而已

則書空去梯之言未必皆實也

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大司馬桓公公問

之曰卿何以更瘦大司馬察屬名曰鄧遐字應

勇力絕人氣蓋當世時人方之樊噲為桓温參

軍數從温征伐歷竟陵太守枋頭之役温既懷

耻忿且憚遐因

免遐官病卒

鄧曰有愧於叔達不能不恨於

破甑郭林宗別傳曰鉅鹿孟敏字叔達敦朴質

直客居太原雜處凡俗未有所名嘗至市

買甕荷簷墮地壞之徑去不顧適遇林宗見而

異之因問曰壞甕可惜何以不顧客曰甕既已

破視之何益林宗賞其介决因以知其德性謂

必為美士勸令讀書遊學十年遂知名三府並

世說補
辟不就。東夏
以為美賢。

桓玄敗後。殷仲文還為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

非復往日。大司馬府聽前。有一老槐。甚扶疎。殷

因月朔。與眾在聽。視槐良久。歎曰。槐樹婆娑。無

復生意。晉安帝紀曰。桓玄敗。殷仲文歸京師。高祖以其衛從二后。且以大信宜令。引為

鎮軍長史。自以名輩先達。位遇至重。而後來謝混之徒。皆疇昔之所附也。今比肩同列。常怏然

自失。後果徙信安。

殷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朝政。忽作

東陽太守。意甚不平。晉安帝紀曰。仲文後為東陽。愈憤怨。乃與桓胤謀反。

遂伏誅。仲文嘗照鏡。及之郡。至富陽。慨然歎曰。

不。見。頭。俄。而。難。及。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孫伯符。孫策。富春人。故及此而歎。

梁武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時范雲。南史曰。范雲。字彥龍。南鄉

舞陰人。祖璩之。宋中書侍郎。父抗。郢府參軍。雲六歲讀毛詩。日誦九紙。陳郡殷琰名知人。見之。

曰。公輔才也。性機警。有識。善屬文。下筆輒成。時人疑其宿構。仕齊為中郎。銜命至梁。梁武拜黃

門侍郎。與沈約參讚謨謀。毗佐。沈約之徒。皆引大業。官至散騎常侍。吏部尚書。

短推長。帝悅。加其賞賚。曾策錦被。事咸言已罄。

帝試呼問劉孝標。劉時貧悴。冗散。忽請紙筆。疏

十餘事。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

引見及孝標類苑成。帝即命諸學士撰華林編畧以高之。竟不見用。劉乃著辯命論以寄懷。南史曰。峻好學。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蘇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藝其頭髮。及覺復讀。時魏孝文選盡物望。才學之徒。咸見申擢。峻兄弟不蒙選授。齊永明中。奔江南。自以少未開悟。晚更厲精。聞有異書。必往祈借。清河崔樹祖謂之書淫。於是博極羣書。文藻秀出。時竟陵王招學士。峻因未為國職。吏部尚書徐孝嗣。抑而不用。齊明帝時。蕭遙欣引為府刑獄。禮遇甚厚。遙欣尋卒。梁天監初。召入典校秘閣。坐私載禁物。免官。安成王遷荊州。雅重峻。引為戶曹參軍。給其書籍。使撰類苑。未成。復以疾去。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為山栢志。其文甚美。初梁武招文學之士。有高才者。多被引進。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動。不能隨眾沉浮。竟不見用。乃著辨命論以寄懷。論

成中山劉沼致書難之。凡再反。峻並為申析。會沼卒。不見峻後報者。峻乃為書以序其事。唐經籍志曰。類苑一百二十卷。劉孝標撰。

孟浩然極為王右丞所知。王待詔金鑾。召浩然商較風雅。上忽臨幸。浩然錯愕。伏牀下。王不敢隱。因奏聞。上欣然曰。朕素聞其人。因得召見。上曰。卿將得詩來否。浩然奏曰。臣偶不齋所業。即命吟舊作。浩然拜舞誦詩。至不分明。主棄。上憮然曰。卿自不求朕。朕未嘗棄卿。因放歸南山。浩然歲莫歸南山。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弊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白髮催年老。青陽逼歲

除永懷愁不寐
松月夜窓虛

令狐綯曾以舊事訪於温庭筠。庭筠答曰：事出南華經，非僻書也。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甚怒，奏庭筠有才無行，不許登第。遂輒軻終身。據言曰：開成中，温庭筠才名籍甚，然罕拘細行，以文為貨，識者鄙之。唐詩紀事曰：庭筠彥博裔，與李商隱俱有名，時號温李。

儉嗇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十。王武子因其上直，率將少年能食之者，持斧

和公固自嗇
武子何火信
耶

詣園，飽共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曰：何如？君李和既得，唯笑而已。晉諸公贊曰：嶠性不至儉，將有犯義之名。語林曰：嶠諸弟往園中食李，而皆計核責錢，故嶠婦弟王濟伐之也。

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契疏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算計。

晉諸公贊曰：戎性簡要，不治儀望，自遇甚薄。而產業過豐，論者以為台輔之望不重。王隱晉書曰：戎好治生，園田周徧天下，翁媪二人常以象牙籌，晝夜算計家資。晉陽秋曰：戎多殖財賄，常若不足，或謂戎故以此自晦也。戴逵論之曰：王戎晦默於危亂之際，獲免憂禍，既明且哲，於是時有昏明，如子之言，則籛瑗季札之徒，皆負責

云勝歎有道何
至作此王剪請田
年恐不至是

矣自古而觀豈一王戎也哉

衛江州在尋陽

永嘉流人名曰衛展字道舒河東安邑人祖列彭城護軍父韶

鷹揚將軍江州刺史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

唯餉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餉便命駕本草曰

行生太山治金瘡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

復驅使草木中興書曰李軌字弘範江夏人仕

度非弘範也

郝公大聚斂有錢數千萬嘉賓意甚不同常朝

日問訊郝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財

古見事實每

貨事郝公曰汝正當欲得吾錢耳廼開庫一日

令任意用郝公始正謂損數百萬許嘉賓遂一

日乞與親友周旋略盡郝公聞之驚怪不能已

中興書曰超少卓犖而不羈有曠世之度

夏侯豫州性極吝晚忽好音樂有妓妾數十無

被服姿容客至嘗隔簾奏樂時呼簾為夏侯妓

南史曰夏侯亶字世龍譙郡譙人父詳天監元年徵為侍中亶仕至豫州刺史

汰侈

劉威碩在蜀

蜀志曰劉琰字威碩魯國人有風流善談論先主在豫州辟為從事

世說補

卷二十一

七

王云石尚有火浣
事也奇世說不

且謂更速情實

厚親待之。隨從周旋。常為賓客。然不豫。車服飲
食。號為侈靡。侍妾數十。能為聲樂。悉教誦讀。魯

靈光殿賦。

博物志曰。王子山到魯。賦靈光殿。歸

王逸傳曰。逸子延壽。字文考。少遊魯國。作靈

石崇每與王敦入學戲。見顏原象。

顏回而歎曰。

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王曰。不知餘人

云。何子貢去。卿羞近。石正色云。士當令身名俱

泰。何至以讐牖語人。

原憲以讐為戶牖。

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

粉沈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箸。令出客

多。羞不能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著新衣。神

色傲然。群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

語林曰。劉寔請石崇

如廁。見有絳紗帳。大牀茵蓐甚麗。兩婢持錦香

囊寔遽反走。即謂崇曰。向誤入卿室內。崇曰。是

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瑠璃器。婢

子百餘人。皆綾羅綺。以手擎飲食。烝狔肥美。

異於常味。帝怪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狔。帝甚

不平。食未畢。便去。王后所未知作。

權一作權。

劉云以略無惜亦君夫

快是也

王君夫

晉諸公贊曰。王愷字君夫。東海人。王肅子也。雖無檢行。而少以才力見名。有在

公之稱。既自以外戚。晉氏政寬。又性至豪。舊制

鳩不得過江。為其羽。祭酒中。必殺人。愷為羽軍

時。得鳩於石崇。而養之。其大如鷲。喙長尺餘。純

食蛇虺。司隸奏按愷崇。詔悉原之。即燒於都街

恒肆其意色。無所忌憚。有牛名八百里駢。常瑩

為後軍將軍。卒。諡曰醜。其蹄角。王武子語君夫。我射不如卿。今指賭卿

牛。以千萬對之。君夫既恃手快。且謂駿物無有

殺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

卻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炙至。一鬻

便去。相牛經曰。牛經出甯戚。傳百里奚。漢世河

西薛公得其書。以相牛。千百不失。本以負

重致遠。未服輜駟。故文不傳。至魏世。高堂生又

傳。以與晉宣帝。其後王愷得其書焉。臣按其相

經云。陰虹屬頸。千里注曰。陰虹者。雙筋白尾骨

屬頸。甯戚所飯者也。愷之牛。其亦有陰虹也。甯

戚經曰。捶頭欲得高。百體欲得緊。大賺踈肋難

齡。龍頭突目好跳。又角欲得細。身欲促。形欲

得如卷。石崇為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恒冬天得韭萍。糝

世說補

卷之九

七

作熟末。客至作白粥以投之。韭萍菹。是搗韭根。

雜以麥苗爾。後問馭人。牛所以駛。馭人云。牛本

不遲。由將車人不及制之爾。急時聽偏轅。則駛

矣。愷悉從之。遂爭長。石崇後聞。皆殺告者。晉諸公贊

曰。崇性好俠。與王愷競相誇術也。

羊稚舒。冬月釀。常令人抱甕。與復易人。酒速

成而味好。晉諸公贊曰。羊琇字禕舒。泰山人。通濟有才幹。與世祖同年。相善。謂世祖

曰。後富貴時。見用作領護軍。各十年。世祖即位。累遷左將軍持進。

羊祖忻。性善音律。自造採蓮棹歌兩曲。甚有新

致。樂府詩集曰。侃有舞人張靜婉。容色絕世。侃嘗自造採蓮歌兩曲。樂府謂之張靜婉採蓮

曲。姬妾侍列。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太喜。著鹿

角爪。長七寸。僂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

咸推能。掌中舞。又有孫荆玉。能反腰。帳地銜得

席上玉簪。敕賚歌人王娥兒。東宮亦賚歌者屈

偶之。並妙盡奇曲。一時無對。南史曰。羊侃字祖忻。泰山梁父人。父

社。仕魏。侃少而瓌璋。身長七尺八寸。膂力絕人。嘗於兗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

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雅好文史。帝嘗製武宴詩三十韻。示侃。

侃即席應詔。帝曰。吾聞仁者有勇。今見勇者有仁。可謂鄒魯遺風。英賢不絕。性豪侈。善音律。初

赴衡州。於兩艦解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加之錦繡。盛設帷屏。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緣塘傍水。觀者填咽。大同中。魏使楊斐。與侃在北嘗同學。有詔命侃延斐同宴。賓客三百餘人。食器皆金玉雜寶。奏三部女樂。至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侃不飲酒。而好賓游。終日獻酬。同其醉醒。性寬厚。有器局。嘗南還。至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者。醉於船中。失火。延燒七十餘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侃聞了。不挂意。命酒不輟。孺才慚懼自逃。侃憫喻使還。待之如舊。

韋陟。厨中飲食香味錯雜。人入其中。多飽飫而歸。時人為之語曰。人欲不飯。筋骨舒。寅緣。須入郇公厨。

唐書曰。陟字殷卿。安石子也。自幼風標峻整。安石尤愛之。早有台輔之望。襲封郇國公。為李林甫楊國忠所擠。中原兵起。鬱鬱不得志。乃歎曰。吾道窮於此乎。有志不伸。得非

天命。因遘疾。卒於虢州。明皇雜錄曰。陟早以文學識度著名。善屬文。出入清顯。踐歷崇貴。自以門第才華。接物簡傲。未嘗與人欵曲。

李昌夔。在荊州打獵。大脩裝飾。其妻獨孤氏亦出女隊二千人。皆著紅紫繡襖子。及錦鞍韉。

段文昌。唐書曰。文昌字墨卿。西河人。高祖志玄。陪葬昭陵。文昌儻有氣義。韋臯在蜀。表授校書。長慶中。朝廷以文昌少在西蜀。詔授西川節度使。敬宗即位。徵拜刑部尚書。右僕射。

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濯足。或規之。答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

續世說曰。段文昌布素之時。所向不偶。及其達也。揚歷顯重。出入將相。垂二十年。服飾玩好。歌童妓女。苟悅於心。無所愛惜。奢侈過度。物

議貶之

忿狷

魏武有一妓聲最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則愛
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少時果
有一人聲及之便殺惡性者

時苗

魏畧曰苗字德胃鉅鹿人為大官令領其
郡中正至於叔人才不能寬大然記人之
短雖在久遠令壽春日蔣濟作揚州治中苗初
銜之不置

至謁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時見苗苗恚恨
還刻木為人署曰酒徒蔣濟豎之墻下旦夕射

之

魏志曰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官領軍將
軍著萬機論世語曰濟隨司馬宣王屯洛水
浮橋濟書與曹爽言宣王肯唯免官而
已爽誅滅濟病其言之失信發病卒

虞仲翔放棄南方

吳志曰翻性疎直數有酒失
權嘗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

抱權

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
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容賢畜眾海內望風
何故一朝棄之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

虞翻

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
王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由是得免權
又與張昭論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
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雖

罪當長沒海隅

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吊客
處罪放而講學不倦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
倦門徒常數百人

世說新語

卷之九

七

世說補 卷十九
使天下一人知已者足以不恨。

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碾之又不得瞋甚復於地取內口中齧破即吐之。王右軍聞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一豪可論況藍田邪。中興書曰述清貴簡正少所推屈唯以性急為累安

期述父也。有名德。

王司州嘗乘雪往王螭許。悟也。司州言氣少有悟逆於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覺惡便輿牀就之持

其臂曰汝詎復足與老兄計。按王氏譜胡之螭是恬從祖兄也。螭揆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彊來捉人臂。

桓宣武與袁彥道樗蒲袁彥道齒不合遂厲色擲去五木温太真云見袁生遷怒知顏子為貴。

論語曰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

謝無奕性麤彊以事不相得自往數王藍田肆言極罵王正色面壁不敢動半日謝去良久轉頭問左右小吏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後復坐時人歎其性急而能有所容。

世說補

劉云怨恨至此我輩所不能道未可盡非

劉云矜咳極不成言然極有似

如劉云不聞聞幾何

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還謝家意大不說太傅憫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惡汝何以恨迺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群從兄弟則有封胡過未封胡過未謝淵小字韶字穆度萬子車騎司馬淵字叔度奕弟二子義興太守時人稱其尤秀者或曰封胡過未封謂朗過謂玄末謂韶朗玄不意天壤之淵一作胡謂淵過謂玄末謂韶也中乃有王郎

王令詣謝公值習鑿齒已在坐當與併榻王徙倚不坐公引之與對榻去後語胡兒曰子敬實

自清立但人為爾多矜咳殊足損其自然劉謙之晉紀曰王獻之性甚整峻不交非類

桓南郡小兒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鵝共鬪南郡鵝每不如甚以為忿乃夜往鵝欄間取諸兄弟鵝悉殺之既曉家人咸以驚駭云是變怪以白車騎車騎曰無所致怪當是南郡戲耳問果如之

謝弘微至性寬博與人未嘗有牾末年嘗與友人棋友人西南棋有死勢一客唱言西南風急

或至覆舟其人悟而救之弘微大怒投局於地

識者覺其有異未幾果卒南史曰弘微自幼精神詳審時然後言

王彥深不為群從所禮南史曰王蘊字彥深王景文兄子也父楷人才

為羣從所禮凡劣故蘊不常懷耻慨欲以將領自奮每撫刀

曰龍泉雷次宗豫章記曰吳未亡恒有紫氣見斗牛之間張華聞雷孔章妙達緯象乃

要宿問天文孔章曰惟斗牛之間有異氣是寶物也精在豫章豐城張華遂以孔章為豐城令

至縣掘深二丈得玉匣長八尺開之得二劍一名龍泉一名太阿其夕斗牛氣不復見孔章乃

留其一匣而進之劍至光曜燁燁煥若電發後張華遇害此劍飛入襄城水中孔章臨亡戒其

子恒以劍自隨後其子為建安從事經淺泰阿瀨劍忽於腰間躍出遂視見二龍相隨焉

絕書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王將越區冶子寡人願請此二人作鐵劍乃令風胡子之吳見區冶子于將使作為鐵劍曰泰阿晉鄭聞而求之不得與師圍楚於是王引泰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汝知我感流血千里江水揚折晉鄭之頭畢白

者

蕭南郡除少府意甚不得寺內所住齋前有故

種花草甚美悉令剷除列種白楊樹每謂人曰

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為天也宋書曰蕭惠開

南蘭陵人蕭思話子也少有風氣涉獵文史官至少府加給事中

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夜直中書省

歎曰。作此寂寂。使鄧禹笑人。

東觀漢記曰。鄧禹字仲華。以元功拜

太傅。鄧禹傳曰。禹年二十四。封鄧侯。

虞玩之好臧否人物。王仲寶常舉員外郎孔暹。

南史曰。暹字世遠。會稽山陰人。好典故。學與王儉至交。儉為相。暹常謀議。幄帳。永明中。為太子

家。玩之頗持異議。仲寶甚恨之。後玩之亡。後有

員外郎孔瑄。就仲寶求會稽五官。仲寶方盥。投

皂莢於地。曰。卿鄉俗殊惡。虞玩之至死。煩人。

南史曰。玩之東歸。儉懷恨不出送。朝廷無祖餞者。中丞劉休與親知書曰。虞公散髮海隅。同古人之

美。而東都之送。殊不藹藹。

丘車騎初領驍騎將軍。不樂武位。謂人曰。我還

東。掘顧榮冢。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

此中。顧忽引諸僮渡。妨我輩塗轍。陸廣微吳地記曰。榮墓在

吳縣東南二十里。姑蘇志曰。寔在葑門東六里。

梅侍讀晚年。躁於祿位。而病足。常撫其足而詈

之曰。是中有鬼。令我不至兩府者。汝也。宋史曰。梅詢字

昌言。宣城人。少好學。有辭辯。進士及第。歷龍圖直學士。侍讀學士。給事中。病足。出知許州。故事。

侍讀學士無出外者。天禧中。張知白罷叅政。領此職。始出知大名府。非歷二府而出者。自詢始。

讒險

袁悅有口才。能短長說。亦有精理。始作謝玄叅軍。頗被禮遇。後丁艱。服除還都。唯齋戰國策而已。語人曰。少年時讀論語老子。又看莊易。此皆是病痛事。當何所益邪。天下要物。正有戰國策。既下說司馬孝文王。大見親待。幾亂機軸。俄而見誅。表氏譜曰。悅字元禮。陳郡陽夏人。父朗。給事中。仕至驃騎咨議。太元中。悅有寵於會稽王。每勸專覽朝權。王頗納其言。王恭聞其說。言於孝武。乃託以它罪。殺悅於市中。既而朋黨同異之聲。播於朝野矣。

王緒數讒殷荊州於王國寶。殷甚患之。求術於

劉云。小人在態殊。未易絕長也。

王東亭曰。卿但數詣王緒。往輒屏人。因論他事。如此。則二王之好離矣。殷從之。國寶見王緒問曰。比與仲堪屏人何所道。緒云。故是常往來。無它所論。國寶謂緒於已有隱。果情好日疎。讒言以息。按國寶得寵於會稽王。由緒獲進。同惡相求。有如市賈。終至誅夷。曾不攜貳。豈有仲堪微間。而成離隙。

盧杞忌張鎰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龍卒戍鳳翔。帝擇人代之。杞即謬曰。鳳翔將校班秩素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杞復

曰。陛下必以臣容貌寢陋。不為三軍所信。恐後
 生變。臣不敢自謀。惟陛下擇之。帝乃顧鎰曰。文
 武兼資。望重內外。無易卿者。為朕撫盧龍士。乃
 以中書侍郎為鳳翔隴右節度。鎰知為柶陰中。
 然辭窮。因再拜受詔。唐書曰。張鎰。字季權。朔方
表為元帥判官。累遷殿中侍御史。華原令。盧樅
得罪。鎰按驗樅當免官。有司承風以死論。鎰白
母曰。默則負官。言則為太夫人憂。敢問所安。母
曰。兒母累於道。吾所安。遂執正其罪。鎰貶撫州
司戶參軍。徙晉陵令。歷中書侍郎。同平章政事。
盧杞忌鎰剛直。擠之。以為鳳翔節度使。帝幸奉
天。鎰罄家貲。將自獻行在。營將李楚琳作亂。遂
遇害。史臣曰。鎰暴忠王室。為茲賊所乘。躬可殞

而名與嵩
岱等矣。

世說新語補卷第十九



